

第九边缘：火神契约

SCHNIE: 2025 PUBLISHED

第九边缘 著

遇见更好的你，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绝佳的观点是认识世界的捷径，
但这并不扼杀那些萌动的危机。

最终解释权归第九边缘 SCHNIE 所有

引导：神契

至平等之人：

当你打开这封信件的时候，我想，你已经做好了签订契约的准备。

所谓“契约”，乃是以“平等”的关系来交换能力或利益：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你需要牺牲一些事物来换取目标事物，直到达到契约所规定的程度。

接下来，我会为你说明契约的特征，以让你在断言前有再次考虑的余地。简单来说，我需要对等的关系、精神的维持、物质的连接。

首先，我们共享一具身体的感受，却拥有绝对分立的人格。但不管是欺瞒、控制、还是叛变，凡在契约之外的行为，我都不会干涉：只关注有限的交易，才是我们一致的目标。

其次，你当明确用何物交换何物。若你破坏契约的“平等”关系，也就是在契约之外擅自地、显著地浪费你的筹码——我必提前终止契约，破坏你所需求的利益。

以上两点即“对等的关系”，接下来我将介绍“精神的维持”。简单来说，我需要拥有一个“名字”。你需要契约实现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皆匿于名。

在“物质的连接”方面，我需要一个外物。契约需建立在新的人格上，而且这人格需纯净有效，由外物生，凝结外物形。只有借助外物，你才能保证你的意识不影响到契约的稳定。对于这个外物，信仰、知识、甚至是书本，皆可。

契约一旦签订，不可轻易终止，除非你已经做好了短时间内不涉及天平双方的打算。同时你需留意，当契约破损后，一切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约定”无效。

若你能遵守契约，你将获得契约的力量。白剑或是赤剑、幻绫或是白绫，即正常提升或突破、应对危机或休憩，由你和外界共同选择：

白剑乃是你最初的能力，为坚定的意识而生，其具“催动契约”之形。当你持有白剑时，意味着契约将被正常履行。

但剑为威慑，绫方为动。白剑化作幻绫时，你可以提前使用你所求的能力，来应付外界紧迫的威胁；同时当你面对致命危险时，也可以

暂时地“作茧自缚”：这不失为一种保护。

回绫于手，可凝赤剑；赤剑收敛，可化白绫。赤剑有助于你在战胜危机之后获得一些阶段性的收益；当赤剑的力量退去后，主动使用的白绫能够保护你在一段时间内安稳地“放弃”契约：但你也会失去一段催动契约的时间。

最后，若你在催动契约的途中遇到苦难，可赋予我其它的名字，以集中你期待的能力。以平等之名，便可将我唤出；以外物驱使，便可使用我的力量。

契约之行，必当长久。希望你能够在这场“交易”中，获取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契灵

掌控于统御：建构

万物皆有结构。抽象之物，需要建构。

所谓“建构”，即结合空泛问题的不同阶段，构造出解决问题的“结构化”方案。

建构是契约的具体形式之一。你可参照以下的内容，建立起属于你的契约。

建构包含目的本身、途径分支、对己影响、对他影响，以及退出方式。

“目的本身”即契约所指明的最终目的，或一些阶段性的目的。目的本身可以是确切的结果，也可是抽象的状态。

有了目的，一切行为便能展开。失去目的，便需要善尾。值得注意的是，你的所作所为和目的无关：不管目的是如何地正当和高贵，都无法掩盖某些行为的拙劣。

“途径分支”力在涵盖不同的选择结合不同的机遇带来的效果，并对在不同外界条件下的行动做出规划。虽说途径分支应尽可能细腻而全面，但也需要留有一定的弹性——毕竟，不管自身所想之事是否在控制范围内，外界之事总会带无限不定性地予其一定程度的冲击。

接下是“对己影响”。不管是精力耗费、还是潜在威胁，均需考虑。明确行为的影响，才好不同途径间相比较“优劣”，使接下来的决定更有分量。

“对他影响”是另一个层次。你并不需要过多考虑他人的感受和看法，但恶化的形象或者是对外的损害极有可能阻碍契约的进行。

或者选取一个简单的解释：对他的影响能为你保留懦弱和依靠的资本。若你暂时放下契约或者对契约的衍生约定产生动摇，在不违背根本内容时，你可暂时地“退让”。而退让的前提，就在于外界对你的“包容”。

最终，你需要多个“退出方式”。在实际情景的驱使下，你可能无法分析出某些行为的弊病，其甚至会威胁到目的的“正确性”。

有趣的是，没有足够的悔恨，不会轻易抗拒诱惑；有了过多的经验，不会轻易相信外物。

故，你需要一种依赖于外界的退出方式。这可以有同类指出你的“错误”、也可以是信赖之人的出手制止。记住，万事都要留有一

定的余地，即便你认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

时刻做好最坏的准备，也时刻做好失去所拥一切的准备。一个好的退出方式，虽不能保证全身而退，但至少可以做到“及时止损”。

以上便是“建构”的内容。建构是契约的具体形式之一，你可以独立地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契约形式，也可以在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它——正如“途径分支”的特点一样，动起来，才能找到新可能。

约束于离析：切片

你总要面对很多“两难”的选择。

将做和不做一件事物的“原因”安置在天平的两端，能让你更好地行动：这是“建构”在实际运作时的动力核心所在。

进一步来说，你需要明确地找到某件事物的“关键特征”（可能不止一个）：其中能左右我们选择的“关键特征”被称作“切片”。切片应该是支持比较的、抽象、但是并不空泛的。

“支持比较”意味着我们能够较为简单地将事物划分为具备某特征和不具备某特征两类，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抽象”意味着切片能够“统一地”协助你解决一类事物，这也是其通用性和可扩展性所在；但抽象并不意味着空

泛，因为抽象是实际问题的凝缩，而非空泛概念的细化：诸如“合理”、“应当”等空泛概念，不如“有竞争性”、“奖励丰厚”等抽象概念作为切片时作用明显。

以上对切片的要求似乎让切片陷入了一个典型的困境：难道万事皆可“定性”吗？不可否认的，你在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时，难以界定其是否具备某一切片。但若它结合相应的程度、背景、涉及个体的身份，也就是这一抽象词汇体现在具体事物时，你或许便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了。

若还不行，那我们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细节，或对这一切片进行细分：就像在天平上仔

细移动游码的位置、将小砝码替换大砝码一样，尽自己所能调整它，直到我们无能为力地认定自己必须得到外界的援助。

不过，不同人对同一切片也可能具有极具差异的看法，寻求他人的帮助时，你很容易和他们在词汇的“定义方式”上大打出手而难以达到共识——这就引出了切片的附加要求：适用于“同己辩论”。

当我们难以做出判断但又不得不考虑这一切片时，不妨从外界收集自己认可的信息、从信赖的个体那里得到协助——我们可以结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一些看法来思考问题，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切片的理解，最后把决定权

交给拥有新的认知方式的自己。

若我们顺利地得到了一组切片，那如何比较天平的两端谁重谁轻？

相信你在寻找切片时，就有了答案。决定我们做一件事的往往是一到两个切片，即便他们对立，我们也可以结合剩余切片中较为看中的几个来做出最终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随机决定，前提是你能承担“失误”的后果。

敏锐于焰刃：利益

最大的利益交换基于人与社会的契约。

具体而言，便是以自己的生命力量，来换取一个人无法实现的对优质与高效的追求。

奉献、无私、格局，诸多在社会中诞生的“纯粹”的词汇，却总是被用于胁迫你在这场利益交换中，主动为其他人做出贡献，而不求回报：或是服务于他人的利益的一种方式，又或是纯粹的陋习。

在我看来，回避利益比直言利益更为可怕。我认为前者是一种不理智而且不明智的选择：在一种虚妄而空泛的标准下，很少有得到“无私正义”嘉奖的人不会做出一些惊人而愚蠢的“让步”——除非你具备发自内心的高尚，而非享受被“敬仰”的乐趣。

那么我们该如何追寻利益？

我们并不需太过理想化。许多时候，你自认为的“崇高”，或许只是让你或同行者不断吃亏的价值观点：而禁得起人性和效果批判的，更多是维持这些“崇高”的“利益”。

我们不需要廉价的努力。虽说有足够的资本，你才能够抓住机遇实现你想做之事，但这建立在你有足够的能力之后。所谓廉价的努力，便是通过大量时间的累积才达到的良好的结果。若你是为了追求远方或者目标，其无可厚非；若是为了表现自己或是“闲来无事”而把边边角角“修到极致”，那可大为荒谬。这种行为不仅会给同伴带来不应有的利益受损，

也会给后来者带来更多徒劳无用的工作。

我们在合作时需要明确的分工。利益驱使你竭尽所能去达到目的，而混乱的分工会让你丧失动力：他人的懒散会让你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责，他人的越权又会让你感到难堪和挑衅。当你为了自身利益不受损，而去干扰别人的利益时，便成为一些灾难的发源。

但在维护利益之前，你必先做一个“恪守本分”的参与者：不主动损害他人的合理利益、不过分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也不与利益不相关的个体产生冲突——在你的思想成熟到能细腻而精确地洞察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逻辑或是漏洞时，才应合理地“争取”利益。

简要而言，必要的“良知”是你追寻利益时的底线。手段不危害他人，行动不过分张扬，冲突不浮在表面，是最应该遵守的契约原则。

最后，你有必要争取自身最重要的“利益”：自己的自主性。追寻利益不意味着你要成为多么“极端”的实用主义者，自己对自己的反思、照顾才是最关键、最至高无上的利益：若你感到压力重重，不妨捏碎被赋予的欲望，寻回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动力。

模仿于扉页：文明

“文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

契约和文明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强调“形式”：许多看似简单的事物都会被赋予很复杂的“流程”或是“仪式”。

你认为它们非常无用且虚伪，这可能与你受到的教育模式有关——“力争上游、不断拼搏”，在这样一个充满斗争的世界里，你会很容易放弃那些“无用之物”。

具体而言，学习上的非对即错，解答上的非简即繁，留给我们的“收获”是：错过细节，便是失败。若用这种思维看待那些“虚伪的东西”，便发觉它们的外在体现和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明明可以直达目的，为何要繁琐呢？

在那些为生计发愁的年代，“弱肉强食”

才是世界的真理。当多余的资源、多余的“同情”，使我们去关心那些弱势群体、使我们做出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的事情时，便有了文明。

从此，关心并非怜悯，而是换位思考带来的善意；帮助并非多事，而是由此及彼带来的温和……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明明结果相似，为何还要做这种无用的改写？

当生活不是简单的生存之后，公有秩序、社会价值，会成为新的生存。我们的情绪因物质繁荣而变得细腻，我们的行为因关联过多而变得谨慎，这让我们面对一些本可以直接应答的事物时，所作所为需变得更加地精致优美。

以上就是“文明”显得繁琐的原因。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你那必备的“功利心”太强，而无法忍受这样一种“缓和的浪漫”。但就如我们所见，无用的形式常常给我们添堵，而非给我们带来温柔的关怀或是休息的机会——因为占数更多的平凡者们，无力去优化实际的内核，只得投入旺盛的精力在表面工作中。

我们可以相信，这在未来会得到改善。但文明和契约又有什么联系？

正如开头所述，契约也强调“形式”：而这一强调的过程，就是“解构”文明后重建新的形式、找到文明内置的脉络而改善自己和外界的过程——这和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一致，

也即“契约”是有前瞻性的“新文明”。

利用契约，你能更好地在文明中生存：因为它结合了文明产生的诸多人文特征，并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考虑问题，但也不失文明的前身即自然规则的核心：“以物易物”。

我们因文明而拥有优质的生活条件，因契约而能追寻更期待的生活方式。即便更好的生活需要我们自己争取，但文明本身对我们前期的帮助和培养绝非无缘无故，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外界：也即延续文明。

乐观于自我：失范下的反击

无论如何，最后都需要回到自己。

一切的准备都是为更好的前行服务，契约也是如此。

然而，前行的轨迹总是陷入泥泞。

这是一个极度“内卷”的时代。虽然“循序渐进”的方式不至于分崩离析，但无时无刻都有人在贩卖焦虑：他们无非就利用一些关键的信息差、利用一些敏感的争论，但这些方式总能起到作用——因为它们是真的。

有人听闻，有人不屑。那些为之建立信念的人，将其当做自己迷茫时刻的最后的救赎，拼尽自己的全力、东拼西凑毫无下限、甚至歪曲三观、放弃尊严，为的是“爬到顶就不用怕”：一种非常浅薄和不负责的自我诓骗。

很好理解他们这样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若没有足够的后备资本、没有足够的天赋，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如何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或者直接一些，即如何证明自己的“优秀”？

但在“努力到极致”之后，他们发现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他们中有人放下“身段”，去获得微薄的待遇；那也会有人利用这种微薄，逼迫后来者不断将自己“贱卖”。

最后，所有普通人都会把生活过成一张“简历”：那些不可以“加分”的事物，皆为无用之物。在这样一场循环往复的追逐中，他们失去了生命的规范。

从契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不等价：被窃取的回报，构成了一张互相压制的网络。

即便如此，“摆烂”绝非应对“内卷”的绝佳方式。它会让你“失去”更多，当然这建立在其他人的有效内卷的基础上。

但在他们停止恶性竞争前，“摆烂”是相对来说的明智之举。当然，这不是说你就需要享受人生、放纵自我，而是在其他人为了不合理的规定而“盲目地”冲锋陷阵时，找准自己的定位，或提前学习就业技巧、或提前准备读研技能；也可以以兴趣为原点，参加自己热爱的竞赛；以真理为目标，了解更加纯粹的知识——简单来说，你可以试着不被时代的洪流裹

挟，而选择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因这更满足契约的“等交易”的核心精神。

那我们如何保证，“为自己而活”是有效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唯有乐观。接纳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的能力、肯定自我的价值：再在此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目标，以高效、纯净的方式赢得最后的长期的胜利。

那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们“落后”到无法自救？我们无法回避他人的“优秀”，因为我们也是需要类似的“优秀”之人：即便我们最终得到的“优秀”更单纯，但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短暂的停留之后，发自内心的清醒，是不滥用契约的、蔑视破败规则的最佳抉择。